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

子 牛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这个文献不但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起着伟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外的文艺界也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最早传播到国外，是十六年以前的事情。1946年，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首先介绍到日本，它是毛泽东同志著作最早的日译本之一（在这一年出版的还有《论持久战》）。译者为千田九一，书名改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到1951年，鹿地互根据原著重译了一次，改书名为《1942年延安毛泽东文艺讲话》。在这以后的五年中，陆续又出版了五种不同的译本，其中有两种收入新旧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中，有三种分别收入《国民文库》《岩波文库》及《青木文库》中。

在亚洲其他国家，如蒙古、朝鲜、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伊朗等，近几年均先后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越南在1955年就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南莫译的《讲话》。在印度，1951年孟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帕尔波、乌不特锐西译的馬拉梯文版的《讲话》（根据1950年纽约国际出版社英文版译出）此外，孟买人民出版社还于1950年和1952年分别出版了印地文版和英文版的《讲话》。

在东欧，《讲话》的译本是战后才出版的。民主德国柏林汉塞尔父子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了德译本《讲话》，到1952年，海尔曼和威曼等又根据北京1950年本重译了一次。在阿尔巴尼亚，1953年地拉那“MIHAL DURI”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译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赫德利奇卡于1950年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出版者为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译本的前面载有《关于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的序文；同年，华沙波兰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波兰文译本的《讲话》。至于其他兄弟国家，虽然还没有出版过单行本著作，但在各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中差不多都收进了《讲话》这一重要文献。如罗马尼亚，1951年由罗马尼亚工人党出版社出

版的《毛泽东论文演讲选集》中，就收进了《实践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七篇文献。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据我们所知道的，已有阿联、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家都相继翻译和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1956年2月，埃及开罗思想出版社出版了阿拉伯文版的《讲话》，译者卡马尔、阿卜杜勒、哈里姆。在这同一时期前后出版的，还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家的西班牙文版的译本。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象意大利、法国、美国、丹麦等国家的进步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近几年来也都以《毛泽东论文艺》的书名，摘译和选译了《讲话》内容的大部分。从这些译本的简短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进步作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了满足国外人民对于阅读《讲话》的要求，从1951年起，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出版许多外国文字的译本，其中已经出版的有印度尼西亚文、英文、德文的译本，最近准备出版的还有法文和世界语等译本。此前还有沈阳民主新闻社于1949年出版的八木宽译的日译本《讲话》和1950年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德译本《讲话》。

以上是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世界各国传播的简略情况。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对于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示，以及作家的主观和客观、批评的政治标准 and 艺术标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一系列问题的精辟的论述，对世界各国革命文学艺术事业已经产生了伟大的影响与作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进步作家与人民，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表示了深切的注意。

1954年日本国民文库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译者，曾经这样写道：“《讲话》给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以勇气，指出了战斗的方向和方法。……至于这篇《讲

話》本身，對於日本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來說，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了。”（見原著95、97頁，中譯文載《文學評論》1960年第三期99頁。）日本卓越的无产階級文艺理論家、日共領導人之一藏原惟人，在1957年所写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也曾寫到“《講話》今天已成為我們进步文学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中譯文載《文艺報》1957年第7期第8頁）。日本革命作家江馬修、野間宏等經常引用《講話》的精神作為爭辯的論据，德永直也談到《講話》對他的創作活動給予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在印度尼西亞，雖然目前還沒有用自己文字翻譯的《講話》，但許多进步作家通過其他文字閱讀了《講話》以後，都在努力探索着如何更好地同工农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力求創造出更多的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來。在1959年1月24日召開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約巴爾·阿約在他的報告中列舉人民文化協會的五項任務時，就曾談到印尼的文學藝術應當“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的文化，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樹立藝術為人民服務的旗幟。鼓勵作家藝術家等創作描寫勞動人民生活 and 鬥爭的作品。”報告中還強調了政治和文化相結合、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方針。所有這些，表明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對發展印度尼西亞文學藝術事業已經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在越南，許多大型的文艺雜誌，也經常刊載如何學習毛澤東文艺思想的論文，如1961年7月號《文學研究》雜誌的中國文學特刊上，除登載了何其芳同志給該刊寫的《毛澤東文艺思想是中國革命文艺運動的指南》一文外，還發表了越南文联主席鄧泰枚寫的《越、中兩國文字之交》等文章，文章中談到：“抗戰時期，越南革命文艺工作者曾普遍學習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如今《講話》

已成為越南每一個文艺工作者和越南文學院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研究組等專門機構經常學習的重要文獻之一。

在古巴，從菲德爾·卡斯特羅總理到每一個革命文艺工作者對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今年4月8日古巴《今日報》的星期副刊發表古巴作家曼努埃爾·迪亞斯·馬丁內斯的文章中。就曾經談到，毛澤東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古巴革命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們，在考慮如何使他們的創作和工作適應革命的任務方面，“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文章接着說：“毛澤東在他的講話中所表示的觀點，今天並沒有失效，它們並不隨着召開座談會時的特別條件的消失而死亡。完全相反，這些觀點是持久不變的，是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的工作中所不應該、也不能忽略的。”文章強調說：“一個願意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服務的革命的藝術家和作家，第一步就是使自己完全深入到群眾生活中去，研究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成員的生活，反映他們的問題，以便在精神和思想上同群眾打成一片。”文章中還談到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61年6月30日對一大批古巴作家和知識份子發表的《對知識份子的講話》，基本上是同毛澤東的觀點取得一致的、對於《講話》的總的評價，文章最後談到：“在我國首次出版的毛澤東關於藝術和文學的講話，實際上是科學唯物主義美學觀點的極其光輝的概述。”由此可見，古巴革命作家在思想上是怎等地重視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並且，他們從廣泛的社會實踐和革命鬥爭中，使自己的創作活動和古巴革命事業進一步結合起來。

以上不完全的材料說明，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不僅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而且在廣大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內，都正得到廣泛的傳播，並且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重視。

本刊啟事

今年是我國偉大詩人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杜甫作為1962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我國各地已在四月間舉辦許多紀念活動。為了配合這一紀念活動，本刊這期編輯了一個另冊，分贈全國各主要圖書館及有關讀者參考和研究。

另冊的內容包括：《中國偉大詩人杜甫誕生1250周年紀念大會開幕詞》（摘錄）、《杜詩版本目錄》、《宋人校刊“杜集”志略》、《世界詩歌寶庫中的珠璣——杜詩外文譯本略記》等。